

# 卷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一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



2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正綱紀之常

禮記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



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詳見前編

臣按網紀二字並言始見於五子之歌再見於詩。緘樸假樂之篇大約以網罟為喻。網謂網之大繩。紀謂網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之謂網。理其小者是之謂紀。譬則朝廷之行事舉其大者則小者自隨。貴乎能振肅之而已。不然則有廢而不舉之處。一切頽墮而不可為矣。是則紀網之喻也。然所謂網紀者蓋亦多端。而在人倫者尤為重焉。是故人君為治欲正天下之紀網先正一家之紀網。家之紀網倫理是也。倫理既

正則天下之事如挈網然。一網既張而萬目之井然者各得其理矣。臣於正朝廷下舉家之倫理以為紀網之首者原其本也。

書五子之歌

太康逸游失其國其第五

其三日惟彼

陶唐

帝堯也

有此其方

堯所

今失厥道亂其紀網乃底

滅亡

蔡沈曰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網以致滅亡也。

臣按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夫中正之極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啓。以詒厥子孫。

者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則失其祖父所傳之道。所傳之道既失，則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為網，小之為紀者，咸紊亂矣。紀網既亂，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底于滅亡也，宜哉！先儒有言：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網者，維持天下之制。臣竊以為所以立道而維持其紀網者，脩德又其本也。人君誠能脩德以立道，立道以正天下之紀網，則可以保祖宗之基業，詒子孫之遠謀矣。

詩大雅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朱熹曰：凡綱畧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言文王之德。

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入歸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

臣按此詩乃周人詠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  
上文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儒謂綱紀即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文王以壽考之年，鼓舞振動之於上，使之奮發踊躍之於下。於是四方之人，彬彬濟濟，咸在乎文王變化鼓舞之中。有如舉網之綱，衆目自隨之而振動。是則所謂勉勉不已之我王，有以為四方人才之綱紀也。是以卑弱之氣變而盛大，頹廢之

勢起而植立賢才於是乎奮庸政事於是乎脩  
舉由是以觀可見人君為治之道在立紀綱立  
紀綱在作人才人才作於國中則綱紀張於四  
外此人君為治所以貴乎勉勉不已也

假樂之詩曰威儀抑抑也德音秩秩也有常無怨無惡

率由群匹類也謂盡受福無疆成王在上四方之綱

總持四方之綱謂大之紀謂小燕安及朋友朋友者

卿士言百辟卿士內之媚于天子皆盡媚愛不

解于位不敢懈怠民之攸暨暨息

朱熹曰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

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又言人君

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

愛之維欲不解于位以為民所安息也

又曰四方之綱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

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賴君以為

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黃樵曰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

存雖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強且

富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

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

亦淵乎

臣按先儒謂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所以然者其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永終譽於天下而無厭無斃所持循者率皆匹類之所同然是以德備諸已而福集厥躬標準立於上法則示乎下而有以為四方之綱而東西南北之人莫不於是總攝維繫之而皆歸附趣向之不容渙散矣然不徒其大者有以為大事之綱而其小者亦有以為小事之紀張之理之無或緩弛無或渙散皆足以垂憲而作則焉

綱紀既立自然德澤禮節有以延及夫群匹庶類凡夫心志同而意氣合者皆賴之以得其安矣既賴之以得其安則所安者心乎而意契感恩而思報咸知所以媚愛于上上下下之情綢繆如一有如易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豈非地天交泰之時乎夫既泰矣然又何憂之有哉憂乎怠荒而已此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蓋不解于位則其綱常張而不弛非特百辟卿士賴以為安群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在君身者且將永永有無疆之休矣由是觀之德

之在身為威儀發於外為聲譽德乎德乎其立  
紀綱之根本而所謂不解者又其保紀綱之節  
度乎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  
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  
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  
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  
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  
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  
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

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  
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宋儒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  
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  
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  
以持之於上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  
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  
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  
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  
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



所闕也。紀綱既正，則天下之人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賞罰。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哉？又曰：人君為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綱。所謂綱

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

朱子此解紀字

與詩集傳

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

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卿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

又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於私讒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接。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

綱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焉。

臣按自古儒臣論為治之綱紀。莫切於唐韓愈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為切至焉。伏望

明主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

宸心。斥遠姦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如熹之所以望其君者。臣尤不勝大願。

以上正綱紀之常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定名分之等

易獲大象曰上天下澤獲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頤曰天在上澤在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獲  
當如是君子觀獲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  
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  
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  
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  
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  
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  
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廢士至

于公卿曰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曰志于富侈億兆  
之心交騫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  
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獲之象而  
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書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建諸侯之設都設天

都於樹后王天子君公諸侯承以大夫師長

臣按名分之等乃天下自然之理高卑有不易  
之位上下有一定之分皆非人力私意之所為  
者也觀易之辯上下定民志法乎上天下澤自  
然之象書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由於

明王奉順上天之道是則尊之臨卑下之奉上  
一惟法天地自然之數順天道自然之常而已  
彼負其強乃欲以卑而逆尊恃其貴乃欲以上  
而陵下皆逆天道而不知上天下澤之理者也  
禮記大傳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又曰名者人治之大  
者也可無慎乎

臣按所謂名者非止於位分之謂凡有所稱呼  
者皆名也所謂分者非止於等級之謂凡有所  
分別者皆分也是以不但朝廷之上位署之間  
有之則凡一家之內親屬之中皆有所謂名與

分焉名分之在人家者尤嚴於男女之際婦人  
尊卑大小本無定位隨其夫以為尊卑大小其  
名分顯著灼然知其為尊為卑為昭為穆以之  
定昏姻別內外而淫亂賊逆之禍不作矣此名  
所以為人治之大而不可不慎者也

論語子路

孔子弟子

曰衛君

衛國之君

待子而為政子

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  
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謝良佐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

以此為先

臣按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父子之名實紊矣。故孔子為政必以正名為先焉。然凡事皆有名，非特父子為然也。蓋有實斯有名，名者實之實也。名既不正，則凡見於言論之際，稱謂之間，皆有所疑惑窒礙，非徒不可行且不可言。播告之脩，必有所回護，條教之布，必有所妨礙。彼或執詞以致詰，我將無辭以質對。此言不順，所以事不成，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流弊至於民無所措其手足也。然則正名之道奈何？

曰：務其實而已矣。必有此實，然後予之以此名。既有此名，必當副以此實。如此，則稱謂之間，端然其正。言論之際，怡然其順矣。名正言順，尚何事之不可為？何政之不可成哉？

左傳桓公十年，虢叔周襄王卿士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

父有辭詹父有自直之辭訴于王以王師伐虢。

呂祖謙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虢叔譖其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為之伐虢，而出虢公。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獄。今元咺

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為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與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後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

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臣按呂氏謂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君臣上下。夫豈較是非爭曲直之所在哉。此非特名分所拘。而理固當如是也。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周惠王新即位。虢公與晉獻公來朝。王饗

醴。饗以酒。以幣物。命之宥。宥之。皆賜玉五雙。馬三匹。非

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

與虢公同賜。是以禮假人也。

呂祖謙曰。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誤視為已。

物輕以假人。當號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王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也。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邪。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臣按呂氏謂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斯言也。真誠謹始。審幾之要。居人上者在所當知。

成公二年衛新築人仲叔于奚

新築地名。仲叔守其地。

救孫桓

子

名良

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

不請曲縣

曲縣。軒縣也。諸侯之樂。

繁纓。馬飾以朝。許之。

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

車服之名。器不可假人。

借於人。

君之所司也。

此器與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

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

節也。若以假人。

若以器名與人。假借於人。

與人政也。政與人之政

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臣按人君之所以為君。所以礪天下之人。而使

之與我共國家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者。爵號之

名車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可與，非有德者不可與，非有勞者不可與，非有才者不可與。為人君者，謹司其出納之權，不輕以假借於人焉。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後與之；名與器，即與之以政也。使人聞吾爵號之名，即知所敬服；見吾車服之器，即知所尊讓。如是則吾之政令行矣。苟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有親，曠夤緣者皆可以倖而致之，則名與器不足貴矣。名與器不足貴，得者不以為榮，見者不知其為尊，則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失其所司之柄，

則亡其為政之體。亡其為政之體，則失其為君之道。國家將何所恃以自立哉？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責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



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故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臣按司馬氏編歷代史而託始於周威烈王始命三晉為諸侯。故為此名分之論。而統其宗於禮。其示後世人主以謹微之意至矣。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先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

之所以辯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臣按名分主於上下之際名分一定則下之於上有順而無逆有令而無違上得以率乎下下不得以犯乎上一有犯焉則刑戮加之矣犯且不可况敢廢立之哉此人君為治所以必謹於禮以正名分而防其陵替之漸也

以上定名分之等